

集部

北山集卷七

宋 鄭剛中 撰

族兄巨中嫂王氏姚氏合葬銘

吾兄巨中諱溥婺之金華人宣和辛丑盜據婺城二月戊辰掠拱坦謂巨中鄭姓家世宦學害之其妻姚氏銜負禍毒哭之百日不絶聲以其年五月乙己卒子玠艱難險苦嗣立門户乙己十二月庚申始克奉二喪并遷

其所生母巨中始娶王氏之柩合葬於東陽鄉之黄塢焉巨中故中散大夫詳之孫故鄉貢進士汝能之子享年四十几姚故同郡士人公度之女享年四十一巨中失王氏欲不復娶則念無以事其母姚亦歸故三班奉職廖幾道矣寡居誓守堅其志而廹於貧巨中聞其在家孝甚力求婦之姚不得已執其罍篚柔順莊靚果歡其姑一子曰珌巨中不能飲酒而喜賔客非富有而樂施惠讀書能文而不事進取居今之世可以爲難矣王

故縉雲縣尉秉鈞之女死今二十有一年玠以所葬不吉從從新卜誌雖弗為具載然克相巨中而成其德者王始識墓有石族弟某哭而銘之曰

惟兹黄塢松柏之翁然者巨中之阡夾堂封而左右者王姚祔焉豈若人而無報吾固知自玠而後必有學古揚名而慰幽泉者

蔣持志墓誌銘

婺之浦江蔣氏有諱承漢者生子用亨用亨生浹皆隱

居不仕浹生寘寘字持志持志蚤年警悟最善記誦某
初遊學校見其文采詳華人物古瀟場屋間朋輩推高
已加愛重其後某升貢去鄉里日怪其淹延未鳴乃云
持志收裹筆硯掉臂而歸者久矣聞其有言曰吾法向
敝文體卑弱士氣不振乃失已爲名之時循此以求進
非吾所能遂闔户不出今方聚書闢館料理田園貲産
饒裕而優游深肆足以涵養其業益知君有過人者建
炎中盜起君舍旁弄兵大剽乃盡棄其財挺身亡去論

者謂持志積以遺盜矣迨王師縱火加兵民居之在中者亦不能辨他日君歸尋其區則墻屋不毀文籍窓几如故人然後信其德於鄉鄰雖盜不忍加不仁王師過之亦知其居爲君子之居也嗚呼學者爲進取所累揣合俯仰苟且求售其能脫然踈遠科名探本求道者固鮮至於事生產作業者則又多不識取予積散之術無以善富故黷貨嗜利無厭以自及如君之爲學爲家皆無媿焉君天性簡約顏面嚴冷童稚皆知畏之門巷幽

潔所與游者必一時佳士平生未嘗以私事溷官府而井里有爭者則多取決於君紹興二年五月丙午以病暍而卒享年五十娶職方外郎陳確之孫進士汲之女二男子曰次乂游上庠志趣激昂行能可喜曰次夔禀資厚重是皆可以光大君後者三女子長適鄉貢進士陳某次適進士汪某次許嫁進士陳某孫男三人曰槐松栢卜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地次乂泣血致書以鄉人馮光之狀来請銘某於君雅故義不得辭銘曰

學而不爲名所拘富而不爲財所累嗚呼持志可
以無愧

楊氏女弟墓石書丹

兹墓有女婺州進士楊應夢之孺人也孺人同郡承事
郎鄭公諱某之幼女生於衛之汲縣年七歲誦書寫字
稍長能屬對吟詩習音樂承事公沒母兄以之歸楊氏
楊雖大姓暨孺人歸則其家已凋産去稅在征求窘切
無以自存孺人乃畧鉛黛躬紡績買絲織帛求羨餘賙

一門之急乃夫勞之則曰姑老矣不如是則君學必廢恐無以稱吾姑如是矻矻勞苦晝夜不休竟感疾而卒建炎丁未八月十七日也嗚呼賢哉孺人享年三十一男僅五歲死時就蓐終三日與所生女嬰併亡斂之日家無餘衣益其夫之貧未蘇也嗚呼痛哉某其兄也既用西方荼毗法哭而火之而遺孤煢然念其他日必能尋母之墓以其年九月丙申匵其灰而藏諸山復用栁子厚書磚故事述其祕行於墓石之益以慰楊氏子之

心云銘曰

嗚呼夫之貧也如此未知所立子之幼也如此未知所成嗚呼吾妹已矣

代族兄宗魯作母侯夫人行狀

吾母族裔皆舅氏所詳涕泣不敢具謹約其節行之實泣血而叙之母氏年十又七歸鄭氏歸四十年而寡寡二十二年以宣和庚子某月日終以癸卯某月日葬於東陽鄉保福原祔吾父司録公之塋男三人女三人孫男

十一人孫女八人此其大畧也吾祖中散多男子夫人在諸娰間孝謹有特譽不忤妯娌之色司録公雖入仕雅意不在富貴日以詩酒賔客為樂夫人周旋承順以廉謹相之歴四任而洙孤洙自念髪齒踰壯不自衒躍令無以奉事吾母因與兄濬棄置筆硯共力丘園生事稍給夫人無累則誦佛書不葷茹賙賑貧乏宗族之有疾病者無親疎大小治療皆如已子見人有過委曲規切之聞其有善則樂為道説之歳四時廟享肴醴不自

其手出不敢以祭老而益嚴年來畧錙黛疏綺帛雍容
康寧而門户整肅下迨諸孫孫婦輯睦和洽無一人敢
立禮法之外夫人怡怡笑語而已給事劉公爲賀之明
年夫人年七十一劉公視侯氏爲姻家登堂上壽而遠
近親族以寶貨幣帛爲禮者不知其計夫人謹不敢受
謂洙等曰吾今日得孫子詵詵坐受安樂正當歸慶於
汝之祖父是禮非吾所敢當既不得辭則盡取以散施
貧窶一物不留捐舍之日槖中蕭然人皆服其有識其

竊謂此等皆宜爲舅氏所書謹泣血叙次如前謹狀

族兄宗魯行狀

鄭宗魯諱洙字宗魯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子卒於里第享年五十八按其譜世居婺之金華祖詳以儒學發身官至中散大夫曾祖克從以中散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父汝嘉以中散任子恩爲安州録事參軍録事公大姓之後在官以潔廉自將不治產食口衆且好客而又踈放不事上位向窮蹭矣宗魯告其兄資深曰兄弟徒

守書卷無益盍亦歸治田園裕我家使吾父無衣食之累而盍得自遂其志亦人子一事書固徐可讀也資深以爲然宗魯自是不一志於學矣録事公捐舍哀毁踰制奉其母侯氏夫人旨甘惟謹嫁諸妹與接内外姻族惟恐不稱故治生愈力善視豐凶而低昂積散妙於一時數年間資產大殖宣和辛丑睦賊猖熾所在奔走蹂躪族屬不相收太夫人年且八十宗魯與其娣蔣昇致山間營營其旁賊執宗魯而不敢害卒得護持夫人以

壽終宗魯既銜冒良苦且失太夫人哀憂成疾方卬故址建大厦督工視事矻矻不休人或勉之曰公病矣何爲是苦宗魯曰鄭自上世門户蕃大寇餘無復前人蹤跡吾安忍坐視其凋也畢力爲之落成之後於其間奉太夫人褰事迎款賓客比上世爲不衰人始服其善承家宗魯方懲艾厚藏之禍欲買書教子益修禮義力振祖考之遺風而不幸死矣宗魯爲人奇龎厚重外若雄偉可畏而中實和易接人熙熙笑語宗族上下相得無

間言六男子曰瑎琓珷瑶瑢瑗三女子長適進士侯知彰次適承務郎劉讜次尚幼蔣氏先以壬寅八月十四日辛葬於無相院山之原琓泣血来告將以甲辰十二月庚申舉宗魯之柩合於無相山之壙欲求銘於給事劉公顒狀其行審其行宜為名卿所書謹録按如右謹狀

北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八

宋　鄭剛中　撰

擬策進士

問郡千里而爲之守邑百里而爲之令非一日也守令得人則千百里之間財用可足盗賊可去禮教可興不然華轂朱輪銅章墨綬掛朝廷法令於墻壁間負上多矣諸生咀嚼仁義研弄翰墨他時入官固將持橐簪筆

爲瀛洲文人必亦有志於撥煩然不擇事而安之者臣子之節萬一分符拜印受一方之託則建立治功不可使與武夫法吏等財用以何道而足盜賊以何術而去禮教以何修而興顧雖施設之權臨時自有次序然亦不害爲有司逆陳其端

問朝廷者天下之根本得賢宰相焉則朝廷治郡邑者朝廷之枝葉得賢太守焉則郡邑治二者不可偏也雖然人材難得久矣鼎足三公方面刺史豈得偕賢必不

得已則爲官擇人之際先宰相耶先太守耶論其提綱振領則宰相之選恐不可緩論其臨民親近則太守之任又在所先諸生當天下多事之時聖主一旦諏訪羣策下迨布衣則論將安出

問內志正外體直審而後發者射之事也故射可以觀德而古之爲士者習焉今之爲士者不然誦詩讀書玩弄筆墨朝夕之所從事者未聞以弓矢爲急也今國家正當講武備戎之日彼挽五石之弓雖非識字書生之

事然先王六藝之數當亦闕一不可又况習而精焉則內可以成己德而見威儀上可以壯國容而張武備顧不聽敷令欲上於朝而頒其法於天下諸生以爲宜否問周官之書理財居其半財用在先王太平之日尚不可緩况夫用武之時乎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斯言信矣國家自祖宗以來二百年以仁恩德澤涵養天下每歲取其常賦惻然猶恐斯民之匱比歲邊人入寇深及東南天子選將練兵而貔虎之師動以萬計縣官

供給其費不貲府庫無私藏之錢天下無助邉之粟將盡取於民也則民力重困非國家之福不取於民則飛輓饋餉誰其給之諸生將應秋詔不可以虚言茍進當有長策深籌可以流錢地上者告於有司

問詞賦之學前世有之國朝行之爰自王氏專門指爲雕蟲之技請於朝而罷其科今者有司春詔既復用此矣而取人之制尚與經義參行夫科目既殊師承各異喜經義者必謂詞賦爲破碎尚詞賦者必謂經義爲迂

闗二者不能無異也然槩以至論則果孰優而得人之效後日亦有輕重否諸君考古騐今併言其畧

問孔子謂羣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葢使子路之徒各言其志也葢人之平居鮮不以窮賤拘縶不及施爲恨自顧其中徃徃皆有他日欲爲之志既得位矣亦未必皆能有爲良可長慨諸君生文明之時適艱難之會所謂風俗之利病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臧否與夫還兩宫

之策平偕竊之謀殄𩀱敵之計皆在羣居議論中但朝廷未及知故懷材抱器者未及有爲爾自此入官從政應聘而起若孔子所謂如或知爾則尊君强國之術君輩將何以哉

問唐太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侍中張行成極言其不當與臣下爭功由是觀之委任英豪付以重柄巖廊之上談笑而俟成功者天子之事縱橫方畧非所知也及馮異爲光武言則曰以詔勅戰功

每趣如意時以私心決斷未常不有悔則明謨廟算又當自九重出所謂臣下者姑奉行之爾嗚呼用兵者帝王之重事何在昔君臣論議之際反覆不同如此其遠也國家運適中微否極未泰談兵講武正其所急信如行成之言也則主上聽政訪問之餘自可游神淵穆責將帥以成效攻守形勢不必問也如其不然則馮異豈能無望於吾君乎執經侍講之臣亦宜取古人得失之迹啟沃於冕旒之前而諸將出師之際畫地聚米宜亦

先賜臨軒之問矣諸子以爲如何

問爲學者以經術爲宗爲政者以法令爲本二者殊途也故善爲學者未必能爲政能爲政者不必在於學此傳籍之所載古人之所有可考而知也雖然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至有操刀製錦之譏則欲善其政者不可不求之於學至漢薛宣有言則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則爲政之要或不在於學矣二者常竊有疑不識有官君子陳力就列之際施爲注措其果有待於

學乎將文學政事不相爲用而書生之空言無用於臨民治物之際乎試辨明之

問疆埸之警頻年未巳北人恃其彊盛復須使者而邀重幣如聞朝廷具貨賂遣樞臣又將卑詞而予之聞之議者頗謂順從其意則無厭之求萬一難給抗章論列亦動晃旒之聽夫金兵之强盛也而國家適漠災之厄氣弱力敝將不與之耶秣馬厲兵何所不有勞軍動衆塗炭生靈與時之禍可一二鑒也將與之耶野烧漏卮

何時而已欲之無窮供之益困後日之患未易言也廟堂之上聖君嘗膽賢相痛心夙夜咨謀當有至論然學者亦不可不知願言其策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班固天下之良史也以良史之筆書英主之事宜其萬世爍然以余考之頗有疑者沛公之先入關也項王豺虎之威意在不測項伯夜見張良具告其端遂免鴻門之殆彭城之西固嘗不利而丁公弗之窘閒兩賢不相厄之論脫之使去項伯丁公是

俱有德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項伯則封之於丁公則戮之是何所施同而所報者異耶平生所憎者莫如雍齒以其數相窘辱有故怨之深此羣臣所知平生所惡者莫如丘嫂以其戛羮轑釜無長者之風此布衣之恨雍齒丘嫂是俱有隙於高祖者也然有天下之後於雍齒則先侯之於丘嫂則至其子猶未忘也是何所負同而所報者異耶將孟堅編敘得於傳聞容有未審耶抑亦聖君之行事自有深意不可以常情料之耶

諸生留心經史有日矣試爲决所疑焉

問除戎器戒不虞雖卒亭之時有所不免而值艱難之時可以忽畧兵制者無是理也國朝之制兵爲樞密院移用進退朝廷主之今爲樞密者實不主兵諸將各擁衆號軍不可移用而其衆又皆寇盜兇猾之夫勢如豢養虎豹常懷咆吼决裂之憂此豈經久爲國之道哉故余嘗謂諸將皆如今日懷忠尚義慕子儀光弼之爲人而以再造王室爲心則可萬一他時倉卒之際檄之不

來驅之不動懐姦相視莫可誰何當是時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虎臣矯矯決不至是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慮試條其利便可以經久施行者著於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遇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録監生臣丁鳳儀

北山集卷九

宋　鄭剛中　撰

與梅和勝

某頃坐荼毒冒昧以銘文爲請顧母氏餘懿雖當爲大筆所播傳尚慮執事以某不孝荒謬凡今日禍災窮困皆其自取無足憫憐而拒絕之八月十三日吳彥成附致所賜緘書文字等縷縷誠懇無不充足是夜率諸孤

於柩前號泣拜頒翌日付鶴人載諸嘉石謹以短書一通隨石刻持獻具於别函少見畢懷荷戴之意伏望裁覽

與章少董

伏自清漣岸下挽舟一别今已六年書問不相通者亦許久矣身在溝壑衮衮流轉無日不爲窮愁所役所以懷想雖勤而候問之禮無從可致也别後竟不知守官何地中間粹中始謂得簿海鹽是何棲息之卑也仕宦

不能自售者大率如此弟學者有薄禄可食隨小大以利澤及人不與俗吏俱化便自可喜然少董亦何所不至耶如聞兩失賢肋且未得子良爲在懷其今亦三十五歲矣前年既奉母氏歸土挈家入浦江作學堂教人子弟匏繫踰年遭阻寇盜若險百端歸尋故居化爲瓦礫鄭氏非命者以數十計坐此艱難胸中荒落諸況不復云也今日得便稱遽而不肖来日欲道衢信如蘄春行李亦忽忽此猶未既所懷爾幅紙數字因風亦有望

於故人云

答范茂直

晚来雪意已成客子畏寒懶出坐馳高論忽被寄帖承尊候萬福深感深慰某嘗謂有人持一鈎之絲坐沮洳之上雖未得魚然魚之小大已自可見操長竿巨緡睥睨東海而立者雖未知所得何物然其人決不為蝦蛸科斗而来也區區所懷如此餘俟面列以盡

與潘義榮

某今年正月十四日在梅蘄州座上讀邸報見書館新除大用欣慰伏惟神明俱賛福順交集公少年取巍科而涵養器局一洗時病校讎小寵未足爲賀第芸署所藏非人間書想其咀嚼攬取日以增積他時施設運動福利生靈者今皆可得而充矣歆仰歆仰某伏自閶闔忽忽歲月鄉里盜後禍患百出去年於母氏墓園之旁編蓬爲居且此收召魂魄今春道江南入蘄春見和勝得一書與婺守求試漕司到鄉已爲他人所先雖守貳

似有那融之意正恐難必齒髪暮矣黔驢之技轉不似前故人聞此尚當千里相憐也未參悟間千百愛重

與周務本

某命薄骨寒春試文字有司復不喜試後傷寒萬死中得生閏三月十九日纔能抵家日欲通致一書又念敗北而歸有孤平時賞激之意簡牘難自文飾每臨紙而不敢書比見浦江士友所波之帖傳問之言番番有之然後知某雖奇蹇無能而公尚愛憐未弭也與渫中此

身又復流轉不敏之罪未有面叙之期執筆慙汗而已

與張叔靖

某自去歲奉别呰窳偷生百無足道今年夏不雨薄土磽惡粒穀不登塲滰𢊍不給懷抱亦營營爾所幸村野孤寂俗客不到門癡坐觀書可以百日不出每念睽闊之久欲作一書苦無便有便輿盡輙已亦恃叔靖道眼無礙千里自能相照也今日天寒得酒歡甚亟寫此書憑李弟達之并有一詩奉寄區區之懷悉具於詩故不

多及

與潘義榮

冬寒伏惟使節按行之暇尊候萬福某去年覊旅卧病出京時如醉夢中人雖不能道一語而别然其依戀之心猶能抱以東歸到鄉之後氣蘇意定念在中都苟眷存非一旋承擁旆淮東稍施所學見之政事日欲為賀謝之書而窮居孤寂寡便未能左右平時懷憂國憂君之意今者朝廷輟於文書鉛槧之中俾為部使者則一

道吏民當被厚賜某抆窮退屏百念灰糜惟俟故人衮衮光大剗除蠹弊林間拭目得再見三王之治快意而死如此而已其餘祝頌不情之語不敢道也

答姜秀才

昨日承訪逮副以長牋叙致勤誠感何如也嘗謂求師固難爲說尤難吾子以退之師説見告請俟得以師説爲謝柳子厚謂魏晉氏以下世益不事師唯退之奮不顧俗作師説一篇以勉誘後進然猶召鬧取怒不已況

餘人乎今之晚學在里巷中團聚小生以所不知更相授受不龜之藥賣不百金至於挽人而售之使人輕慢而不知尊非徒自輕亦輕道也故予深以爲戒又自知學術荒淺幼年貧甚不得專精於學獨受性愚懇不甘爲聾俗羈紲故銳致讀書今方技窮退屏無所成就正不敢導人以所短也去年吾子過聽猥謂可從之遊自顧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得數相往來磨琢甚樂今年子既多事而吾子似亦抗走營營意謂秦青之歌已得之

矣豈敢竊竊然撓而教之也此無他不敢好為人師而已長賤之臨方知有幣帛不至之歎無乃失余所望乎圖裂地而取封意豈在於百哉紙牕竹屋之間時得賢士願訪商確今古抵掌一笑政窮人之所望也屬嗽疾作答奉報草草

與潘令衛

午刻尊候萬福前領薑母百斤且勤枉過他出迎肅不迨蠶老葉忙詣謝亦復不果當蒙諒之苗已出土而園

丁不識薑性盛介切告頻遣至看覷合作如何培養祇自備人工爲之左右當不使其有半塗之廢也已有拆簡之約更不圖封切望照恕

荅潘叔豹

叔豹吾友辱誨字承日来所若不衰使人執書慨歎久之失意遠歸貧病如此其何以堪来書謂夏初一書往復之後無一字相及視安否如秦越疑若有之然自揆於心則有説夏時既報来帖家人就蓐小子生不旬日

以毒瘍化去家人憂苦成疾盛暑中子死妻病百端煎悲八月十三日遂般挈還金華到家則官中征羅絹紬帛免無錢里胥每登門徬徨無所出坐此懷抱無一日好然念吾叔豹之心則猶夢寐不忘也數日前郡中見章子云曾得左右書具言體中未平欲附藥去又不知近來疾狀如何相對憂慮得書始大驚懼爾平生友善相知如左右者有幾尚期他日相扶行道萬一終坐坎壈則桑榆暮景鷄黍往來與終此身公何謂舊約之易

寒如此乎乍寒病人益覺增重惟寛心調治其更數日
定走左右面叙此不多及媿媿悚悚

與潘義榮

前日奉誨帖已登輿就道紙筆不便不遑報謝拜賜而
歸媿不自安古文尚書孝經實所未見開卷一覽如聞
琴瑟鐘磬之聲而字畫奇怪氣象深穏又如今人中見
古人也幸甚幸甚越夕伏惟治行之餘尊候萬福左右
取科名十年矣行已趨操士大夫雅論高之今日之召

正當國步艱虞之後非獨朝廷責任於公者甚重而有識之士所以相望者亦不輕矣切須攄發所學力救今日之弊某窮顁之身不能奮發見之行事然竊嘗思之爲治者貴乎知大體毛舉細故非所急也盖治道之外譬如人之有疾病元氣虗耗根本揺動者病也瘡瘍癬疥見於皮膚者亦病也若元氣充實足以滋養肢體則瘡瘍癬疥無自而作有亦隨手平復苟元氣中潰則其外雖充實光潤終亦僵仆而已矣國家累年綱紀破壞

風俗頹靡小人方且上下欺慢種種兒戲當時如取元氣向絶之人飾其衣冠傅以粉澤而指爲姣好賴天地宗廟之靈於未僵未絶之間扶而起之此大幸也竊見比来諸公施設政事雖未敢加衣冠粉澤於病人之身而目前所留意者已在瘡瘍癬疥之末所謂元氣之未還也漫未省也嗚呼於今日國勢一變之時扶之不正過是恐難爲力矣左右亦有意於此乎元氣之還不還在小人之去不去雖然小人非能盡去也堯舜三代之

時所用者豈能無小人要之君子勝而小人寡治既積久小人韋焉故不害爲治歷代衰弱之際所用者豈能無君子要之小人勝而君子寡弊既積久君子微焉故不害爲亂今日朝廷之上小人雖未能盡去要當使君子之道勝相與講求大體其不係於人心之去就者姑且緩之俟氣充力強之後徐徐施行未晚也苟坐視元氣之耗獨尋癥瘤不平處把搔以塞責他時當復有飾衣冠塗粉澤以相欺者矣義榮前日又謂所見必言之

言而不合則去愚恐此論過矣大抵獻言進說要當使實利及人得虛名而輙已無益也盖一人之尊不能獨治故委之宰相宰相又不能獨為也故託之庶僚人君有所未省宰相則論之臺諫則論之宰相有所未省庶僚則言之臺諫亦可言之上下相規期在於得其是而已矣使皆為義榮之說則言而見從固大善一言不從委而去之庶僚持此以事宰相宰相持此以事人君尚誰與求治乎彼仲尼孟軻亦何為而徘徊於諸君之門

也願義縈直其道而平其心婉其辭而和其氣君相之間從容賛議共進君子去小人勿相與把搔癥瘤以塞責如此則天下人幸甚朋友幸甚屬以告别無緣再詣道中千百加愛

與潘令衛

城中款晤甚慰卑抱繼皆族人詣門下不值而還逼於日暮不遑奉候也移昔伏惟萬福示諭創立義社招募武勇此二事與某謀合大同而小異然須得太守决意

力行則利博而功大行之不決則此論近乎迂闊此某所以懐區區而不敢獻也五馬固不識之聞頗好言采善然亦不能專主昨日又歸與諸公議之大凡行事須出於誠意乃見功效借使條陳利害以兩事進之太守太守聽而欲行之又一人持異説揺動其間則吾事沮矣葢獻説者多而太守不專聽故也某徐思之與其懐高論而不得施坐視其失曷若以此策斟酌行於一鄉保全里社尚為德不細春塘之人素歸重左右若還此

相與防捍盜賊暗消奸雄使更相視效彼此聯結亦可外助太守也專人布露更在謹察

與葉彥法

伏自癸卯告别迨今六年中間二三書相往復之後音耗不通矣懷仰如何即日秋深氣爽福禄駢集紳笏之榮實所忻快異時小人根連黨結欺慢君父已靦顔受禄又盜其餘露及婚友市恩之罪天未顯戮而附炎得志者方沾沾自寵正如得盜財爲盜役而自以爲得志

也留守宗丈懷志秉節於衆人憂危撼動之中忘身勇
奮脫天下生靈之急傳之後世可以贖今日人材猥敝
之羞是雖竭美官高爵未足報稱刳坦腹其門學行兼
美如吾友者受朝廷九品官不爲忝矣每欲以數字馳
賀又念前日無書問往來一旦見人有名稱便奉簡牘
此正世俗之薄習故因循至今左右鑒其忠否前月緣
幹抵城似聞里巷有不憖遺之嘆繼見宗學士起復之
誥方知果然留守宗丈晚節騰奮草木知名無所愧恨第

可爲朝廷惜不敢爲左右及關内孺人之弔也京畿闕在何時羙赴有日矣否某窮居如昨進取事的不在懷但得四野安靖保守松楸盡讀未見之書爲樂亦大他無足云也未閒蓋練器業前報寵休

與張叔靖

去秋握手無十日從容之歡隅闊相疎已抱經年之恨矣因循度日治問不時則公與我均有懶病可不怪也冬序稍寒伏惟尊候萬福某自去年得瘧寒疾百療不

愈今年五月纔脫然窮蹇中病復苦之如此奈何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歸想手足相得之歡倍於疇昔爲别一年奇禍萬變使人常有卧不安枕之憂吾生歲暮日斜所遭如此憤令懷古嘗無佳抱何當密坐共開此懷

答何元章

石季平過門奉誨帖并文字即日秋暘明爽伏惟尊候萬福山居和詩初無佳語推借過情非所敢望觧紛伽

陀盥讀數過真入道者之指南也叙述三詩之意復撰成詩話一通再此寫呈非好辨也往反掌距又且作得一篇文字亦可解顺否两嶺礙人不得早暮承顔傾倒日甚時因順風以片紙數字驚發鈍根是亦教誨之而已矣邇来浮論稍定時事施行似有次序貧者遂得力田治圃竊豐年一飯之飽萬幸萬幸未參晤間惟善保寢興行迓泰来之福

寄張叔靖

異鄉不得從容爲恨然家姪每得季平書則動靜之祥固亦聞之潔巳兄還舍授以華示伏承日来探道愈深德履康固又得審問德睟奉議一房眷聚還自江湖上下萬福宛轉慰懌某鑽頭書册窮坐而老熟見時事寖窘而憤結不平之氣無路可舒方日如游鼎之魚不足道也得便甚遽捉筆爲問不多及

謝主文陳用中

十月二十四日戴秀才附到所賜緘書捧讀之餘悚然

汗下何諸生未有一字見意而教誨輙已在門豈寵之以先辱之賜者乃所以開其不敏之罪歟加以提奬太甚禮數勤縟皆非門下生所宜蒙者私情媿惕良不自安忠孝互用之語此正爲頓挫之久内生霾霧一時用筆之誤掩瑕之德銘於肺肝矣

又

某自幼讀書竊嗜古人文章自舍法入學至癸卯漕臺試中間偶十爲第一輩行畧相推許年漸長身漸窮則

人漸輕笑而不與今年自顧齒髮四十有三世態欹危年益老而身益困所挾之技當益不爲人所喜故决意退縮而婚友相挽使強顔有司不謂寸長遂有遭逢之幸雖然老而得此夫何足云尚恐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受知門下自今日始而已

與沈元用給事

先生譽望所以壓服人心者已在大名表暴之先既歷清切則識與不識皆浩然屬望宣和甲辰某以浙漕薦

書厠先生禮部筆硯是時固嘗微隨馬塵覘識風采迨
擁節南來卧鎮桑梓而某以竒蹇無聊之身日託大庇
念欲俯伏堂下一拜台光則貴賤相懸無所陳説恐與
旅進後生均冒典謁之誅坐以不敢前今復道里阻修
正遠旌棨瞻仰崇重不勝旦暮之心

又

東陽郡自去年孤危耗敝日可寒心非給事救護百計
則即今耕鋤著業之民皆成盜賊而衣冠之士已爲溝

瀆埋藏之鬼矣雖然大人君子有康時濟物之功而某身抱謗譏不明之嘆者古来如此執事以全活千里生靈之德豈不足以塞二三萋斐小人行將賜環前席付以大柄懲今日毁譽好惡之所親嘗者而以公論進退人材使其皆得勉力就事則旦暮之淹乃所以啟後日廟堂之業也

又

某踈賤寒生困躓場屋輙煩舉送適廬舍頁郭稍遠揭

榜之明日趨走言謝值將兵告變闗閉不得入後數日再詣則已在邦人卧轍之後坐此參差不及面奉一言之教心隨大旆踰日未收上賴台明有以照察

答徐彦思

某正月十七日奉臘月十四日所惠教如獲對面審聞尊候起居之詳慰感并集中都甲辰之别扁舟東還塵埃萬狀不能以片紙奉髙鄣之問年来世事危迫率不數日傳聞一變雖家居里閈而襆被束裝常若流落之

客前年冬始聞之官潯陽爾後遂不知動靜蓋某經年不到郡城到亦早出暮還無從問故人消息也得書始知周旋勞苦亦尚徘徊待次可量傾倒彥思負持才術有素今日萬事顛錯不知當以何道救之慨然憂傷必有康濟斯民之策如僕但能爲時流涕爾去秋緣業未淨親友挽使作詩賦正以爲慙無足道也一男子六歲二女子皆過十歲此曹相催已成老翁田桑雖粗可衣食但轉手作事便覺窘短來書乃謂近來優裕此語必

自不相知者得之建昌闕在何時未行間或尚須到城
當探伺館舍上謁數年相別之懷非握手促膝未易開
也未間多愛

寄章少董

伏自疇昔一拜海鹽之問其後人事變更身計窮蹇浮
沉宛轉十五年間遂成隅闊雖書問不通於左右然追
懷雅故一二於心想少董亦不爲蹤跡相疎遽忘情睠
也去年見戴元質詰起居甚詳大足爲慰即日春和復

惟燕居優游寢膳萬福永康舊歲爲過兵所畧高居如故否生計當不至耗殘世態如此不知以何道救之恐未易論也某困卧村野苟度光隂者已四十四年蒲栁早衰種種情嬾獨有鋤斸田園一事尚須料理其餘不問也政和相從之樂礙隅於非常憂患之前已成異夢念之悵然車馬何時能一到城馳想之心尚幾少塞不爾傾嚮未易休也未間保重

與薛世德

初二日一見不得欵繼辱賜過後值出初三日薄暮還家不敢叩門皆以爲恨冬晴得雨便寒伏惟靜坐窮經其樂無量寢食休裕自可知也某抗走營營未暇寧息湖上相從之樂念之難忘左右負材種學種種髙妙今暫不偶安知非後日驚人之漸不爲折閲不售乃良價之志也方時小寒柿紅橘熟園籬林落之間奉板輿而游觀樂亦多矣某更三五日畧如浦江月末或緣幹再入郡中當詣門一欵會從可諸友亦爲話此意也區區

奉狀

與潘義榮

往者福慶嘗有唐鑑之約公今榮被除書即遣宣室此書

顧如前言春首却攜至會稽春納荒陋之人得熟見古

人用心處後日仰首伸吭不至以謏言鄙論玷辱朋舊

公之惠多矣

與張子韶

罽者天爲小人之私附大名之末爲幸甚至兩月之間

出均茵馮入承謦欬爲跡甚稔執事畧去聲勢垂意延
接所以相與之情比衆人加厚何感如之奉違之日已
見呼紹興逐吏意謂五月視事迨此孟秋有自越来者
詢之猶未聞耗傳者又謂體中嘗不平今猶未愈坐貧
不能專治問惟是瞻思之心夢寐不忘湖山之西也近
潘義榮得叔倚家問始知已至紹興驚喜中草草具此
託宛轉羽便附達蚤以數字相寄要知動静也某自離
臨安至桐廬値大水間闗山徑五月半到家了人事即

閉門靜坐植蔬種果以給饘酪爾後若衣食更無計則復如曩時作書㑹爾他無足論者俟知大斾所止即旦暮跨驢款段上謁如向來之約也餘懷非面不能具道

臨書增情

荅梅秀才

辱長緘爲禮過當屬歲除冗擾遂稽報謝中心慙負不可言漢唐史家亦無本蓋少時已坐貧無錢買書宛轉貸借手自傳寫故粗得誦寄記其後頻經兵火雖家藏

古書散亡畧盡二史固不能保年来老大霾霧内生舊學荒落二史非但無本其藏於心者亦捨我而去矣吾友安貧力學談經之餘有志於此深可慶慰殊以不及承命爲媿也雖然有一言敢爲吾子獻或者謂經以傳道史以傳事此大不然使天下俗學晚生知經而不知史者必此言也夫經曷嘗無事史曷嘗非道道與事散於經史之間治亂安危存亡成敗明聖仁惠昏童暴虐之君忠良俊乂奸邪險曲之士靡不具道學者不可不

知也崇觀舍法之弊肉食鄙人倡爲膚淺之說學校之士從而聽之自本經語孟子外盡指爲駁雜不純之書漫不加意間有論議漢唐間人物者則朋友笑之師儒黜之曰是安得麤拙之語故一時氣概意象熟爛委靡及化爲紳笏貴人則進無保國捍難之功退無仗節死義之行此無他無古以鑒今爾吾友今者漸能畏避俗學求味古人内懐不自已之志豈患無書哉善學之士問其有志與無志不問其有書與無書也昔人讀書不

知義者猶受書肆說鈴之誚苟堆積文籍而不能游目於其間與無書等爾濟南老生未死尚書可以口傳而滿天下漢唐史亦人間書爾心果慕之何患其不獲遂瀛道山異書奥秩無不具有立身揚名自可取而覩之恨無鄴侯萬軸之多不稱子雲奇字之問區區侯面言而已謹奉狀以謝

答潘義榮

某窮居村落坐㾓時序踈逺執事惟日瞻思春雨微寒

尊候動止萬福比叔愚送到二日書捧讀感愧書稿叔
愚強取去不爲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
政施行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聒天地遂收
藏不敢出寵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盜賊竊發頗
聞司諫移害就利甞有裨於太守信仁人之言哉某比
於圃中創小亭名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以一詩
光之否時危此身尤覺如幻泡一室猶傳舍顧方爲安
居計者此亦一日必葺之意也福慶之約慮使堂偕行

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自山間逕道可以一日之款
區區奉狀布謝

與范茂明

伏自丙午正月蘭溪藏院拜違憂危艱棘擾擾四年莫
知公家弟兄所在日夜掛念非若尋常闊別之人漫爲
懷想之言也今年二月十六日始得寺丞之報於淮甸
来者笑而不信蓋進狩之時雖臣子蹂躪而茂直明哲
絶人於紛擾中自有保身之理又數日傳者再三至憂

疑繼之三月十三日義榮報甚詳乃知果纏此禍旅櫬之還殯葬已畢痛哉何公家種德之厚而凶變遽及此耶豈緣業之會雖仁人智士有不能自免也自聞此報痛在心骨但與賤累輩正當訛言相驚之時坐貧不能城居惴惴村落頃刻不自保蕪亦不知從人所寓舍蓄涕淚茫然無赴哭弔問之地可勝痛哉時事變更百怪並作日望材術之士如茂直輩力相挽救速成反旆之功而今又至於此極天意不可問也伏惟羅此手足虧

離之苦友性自天愛何以割即日感念之餘尊候作止
蒙休城居每事如意否日来傳聞稍静當少安心區區
面列之情甚於饑渴屬蠶事正冗未能如願承教當以
秋初爲約也謹上状

荅石季平

某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軒蓋展覲遂安不獲聞教被
帖承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詩字
字高妙不勝珍感近潘子賤范茂明惠到两篇甚佳忽

忽未暇録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髙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在西山矣感刻之情非面不旣上狀希列萬一

與陳去非

癸巳辟雍獲陪燈火其後間闊險阻垂二十年南北升沉無從瞻晤今者偶以枯朽發榮而舍人方隱躋清切正此騰上其爲幸會亦豈偶然屬坐愚拙人事極踈得官海邦待三年之闕未有驅策之便爾臨書豈勝增情

與凌季文

某鈍朽無堪得忝同年已大幸而臚唱之聲切聯高躅于時但知參附爲榮而未知有相與之樂奉違之後抗走營營倏忽歲月念臨安兩月之間辱慇懃而蒙厚意者無所不至然後始邈然追思慨然相懷矣敝居在金華最村處仲夏望中抵家應接人事畧遍則閉門孤坐在深井八月七日田子徉忽附到數字九月七日再得書發緘快讀既知履此窮秋作止萬福又知子韶動止

之詳非尋常慰喜之心也李文韞藉風流又名聲灼灼今只以幕吏待次何也豈造物者之於寒士常有意相扼耶某自還鄉後夏不雨薄土旱失什五窘短尤甚前望遠闕日月不可勝計欲從人干覓則靣生慙熱公謂奈何李文生事當薄有涯親戚間有可借力者否因書願見報也秋風益高千萬涵養以茂遠業餘不足言者謹上狀

與張子韶

某奉違之久杜門深坐兀如枯禪九月八日領八月二
十日所賜教大用慰喜子韶名塞天下前此謗論嘲毀
鬨然四起者物理之常然某嘗謂仕宦之初若便令俯
仰柔順顏面可喜衆人憐愛如處子則他日恐無可觀
聚罵招嫵崎嶔歷落偃蹇不仆者恐後日却是硬脚根
子韶以為何如丘簽之事此間所聞又却不然丘公聞
甚長者逐吏不如法恐非其力至於邀官謗死之論政
不自丘公起也願更審其所從来移怒懷鋒恐有鬼神

交闗之誤某素不識丘因所聞如此不敢不告爾某畀時作書會養百指亦時作瑣瑣經營以紓目前今皆不復爲欲從人干覔則如有鬼神扼其咽使言不得發獨坐食以待逺闗艱勤甚矣餘懷叢結非面不能開也

答陳用中

九月六日領專書教誨周悉慰感并至某前此凡三問起居皆呈達否拜賜之明日即遣内史書曲折盡如來戒後旋聞諸貴人紛紛就譴慮内史亦預其數今日得

渠報字始幸不爲虗行但云文字諸公自春夏之交已爲有力者所取不能自效又文書填委不及報復長箋之勤内簡具言恐欲見今以封納才業如吾先生朝夕便當衡躍恐亦無復作吏部錙銖計也某夏五月還家杜門窮坐家貧闊遠且無攀援增浩嘆爾手力晚到夜具書侵明即遣不究所懷惟以時保重

與章少董

某今年二月於令　姪德文處領所惠教筆具審年来起

居之詳且承韜晦益深德行彌著蓬門高潔不見風波反側之憂浩然馳想如見古人奉教之明日即如臨安不遑具報媿荷之意日對令姪言之某枯朽餘生末流中偶叨紳笏無足稱道少董潛心抱器古人有所不及而世無有知者見傳丈子駿數爲執政者言之欲以鄉校奉浼其言竟未行德文少年力學醞藉深遠定爲令器盖家有名叔自當薫染如是也霜風益高夢寐不忘君子之側仰幾惠令保綏别膺殊命顒望之切

答徐彦思

庚戌季冬邦佐附到其月十四日所惠教筆辛亥正月十三日具短書仍託邦佐尋便附上當不至沉墜旋聞琴瑟斷絃復抱閨房之戚驚悼未遑慰問而車馬不久亦為江西之行人事交奪因循至今極深媿負冬序已寒伏惟治邑有道尊候萬福某衰朽餘生偶成戲事皆朋舊教督之力廷唱後期集百日司事既罷隨例以幕吏出都蓋孤寒無援又同年二三公皆以鈍拙自信不

能干覓所以至此還鄉夏時稻無粒可糜百事窘短爲況可知爾南城如何隨分安堵否賢者所至必理想雖艱危誅剥之中自熈熈爲樂邦也未間保重

與凌季文

十二月十日領教并信物等審聞履此殘年待次豐暇尊候萬福爲别滋久瞻念日深一郡之遥如在天角比得書來辭意委曲恍若半夜長廊紙牕孤燈對話之時也承能增置屋債少脫煎熬之患何喜如之吾輩前望

官期歲月甚遠他無利害獨伏臘無計爾今果經晝畧有次第高卧讀書豈不樂且休哉若拙者殊未有策雖不至無飯可炊但兒女長大逼人新春圖與四五友生入北山深處尋一書室爲長年安坐之計他未暇置胸次也歲窮苦寒氷雪又作念與故人握手一笑而未可得切幾益加保護以迎新旦大来之休

與王子野

某去年道仙里雨中杯酒分散之後晚渡桐江風大作

道上漲水漫天迂回山間三百里凡四日始及蘭溪還鄉日與人事相接遂不得附至一書謝前日過門顧遇之勤負慙無地拜別風誼整整一年瞻跂之懷以日爲歲念法慧兩月之間承顔接辭最辱厚意紙牕孤燈長廊夜坐無復可忘自去冬即聞美赴臨安伏惟到官之初視事豐暇尊候萬福某蹭蹬之迹百無足言仰首同年藉藉飛奮如子野髙譽在人郡幕小官豈能相留行見峻除坐即清貴謗謂要得官近長安公官守已得地

矣相距正遠未有良晤之期此心惓惓謹奉狀

答周希甫

某悚息爾幅之問娓非所堪如希甫之政士民皆能頌之不俟小人羅列以進也小官無大設施所先獨廉勤二者既盡之矣夫復何慮承欲訪民間利病助太守半年條具之目此尤見君子存心之美不爲官職苟且之計必欲有實利以及人幸甚幸甚雖然民之利病係於朝廷則可爲朝廷言之係於守令者爲守令言之非無

益也今之係朝廷者豈單言所能移係守令者使守令得人則吾民自可一二訴而求理矣鄙鄉亦無甚利害其瑣瑣者恐不足以裨賢者之聽容徐思之有所見當繼此以進

與戴端甫

自景德廡下一話遂别風雪滿道公方衝冒成行爲之感嘆二月初見端修問公起居則云今復如建康矣益相懷念二月末某病傷寒醫者誤投熱藥幾至委頓不

能行坐者四十日後来得公到湖所寄書始知動靜且
承勉從辟書俯就曹椽禮上之餘尊候萬福入仕之初
種種尤當戒慎端甫易得推情任意凡百宜少思之又
前此奔馳道路汩汩不休他人或以爲言某獨知公母
老而貧與國又未可赴雖經畫稍勞未爲早也既就祿
矣太夫人在堂隨分菽水已是膝下無窮之歡正當靜
養爲他日千萬里之計官職功名皆有定數愼勿忙也
端甫人物高妙未可輕用朋友道喪久矣區區一言未

必有補然設以苦勁取憎亦足以洗末世相諛之病端甫恕其愚否某今年復得少蠶兒女遂免號寒之患又與三四友生入北山深處治一小室尋未見之書讀之自可度日其餘惟俟友朋光大敦篤古道一援泥塗之困他無足云時益向熱萬萬自愛

答張子韶

二月二十日領所賜緘書是時病傷寒伏枕誦讀猶再過也某嘗觀古君子及當世偉人其躋清貴登要近者

率須綿歷州縣親見民間情狀故他日運動天下薦進人材建功立業無一不當於人心近世文章政事分爲兩途朝廷貴人雍容高談指州縣爲猥冗之司謂非清選者所當與俗吏又謂非我無以辦事故貪汚不法恣其所爲此風俗凋敝之由百姓困窮之本也子韶以文章名海内暫輟臺閣爲州郡幕官閱牘聽訟矻矻加意如積勞求進孤寒寸禄之人何其美也仰見設心措意常在於遠者大者向所謂綿歷親見者正高懷之所樂

爾某杜門窮坐虛用光隂自春抵夏苦於多病稍欲觀書必倦乏而止亦福縁淺薄所致但村落間蠶熟麥秋春種已緑無憂矣因風未忘時賜鞭策

答凌李文

二月間叔倚附至緘書五月初義榮又附到四月六日所寄厚意薦蒙媿荷深矣即辰暑雨未收伏惟遠業益茂動止愈佳某初聞李文能增置房債有度日之計如已有之旋聞回禄一行一掃而盡今復窘短如故有自

鹽官来者則云季文在鄉里不免圖錙銖以紓目前閒之使人驚嘆才名蓋世人如氷雪而使公爲是信乎貧之能累人也方欲附書奉勉作書會而四月六日之書已報越帥有謀授之請欣慰可勝言哉朞畀時在鄉里衣食窘迫又不能借温於俗子時亦營營自過省後即不復爲令在鄉里教授四五童蒙以所得添助歲租得亦不至闕食然自經費之外謹不敢動殊未見有官況也一笑季文孤寒無援亦與小人相似得熟忍貧賤此

外無他術也陳仲文諸公君試宗卿學官魁中皆所未聞殊荷見報同年軒翔祇益歆嘆彥桑近蒙幅紙之問荷意不忘有一書附謝切為侍佳便達之力行古道前副異寵區區之願也

北山集卷九

北山集卷十

宋 鄭剛中 撰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淅瀝寒入囪被光在牕壁晨興啓戶四顧晧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

見髙標困阨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
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覷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沉忽奮起
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淨節落落以難合寒梢
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栁異類
松栢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謾屈分巘谷之
餘煖兮終槁矗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
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揺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隅君
子摧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冷則夫子之被圍原憲

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决去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閒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未止勿抶瀌瀌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奚不爾亦有窮卧偃蹇於環堵之間者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秋雨賦 并引

秋雨踰旬門巷窮寂訟百愆之在身知再生之有德中夜感而賦之

維歳庚午白露戒之前夕燃膏不繼于夜未央非風非雷聲在四牕居士醉醒相半覺寐都忘横枕聽之則秋雨之至於西江也盧仝之屋雜然以鳴原憲之樞颯焉而入槖駝之樹振舞而響動子猷之竹飄蕭而細集其初若有若無類李愬入蔡州之肅後則若馳若驟如光武破王尋之急少焉再作風松沸鳴山城百家想萬絲之斜濕居士耳受心感坐而嘆曰辰角未見孰挽河耶然資以入土者宿種欲麥待以流脂者大田有禾收豐

歲之美利壓癘氣之偏頗薰嘉味於酒醴暢吾民之笑歌是皆助天地釀中和予不敢以爲多也爲腹疾乎入蒼苔於陋室乎將望舒得天澤之意而離于畢乎茲未必也化魚乎添栁耳乎將𢦏爛文貝粛落青璣之實乎抑又何足惜也雖溝畎之迅流猶河伯之未溢予貧甚而門外無裹飯以来者知子桑之病未十日也然則予何嘆曰嘆隂晴之遞見寒暑之易流也君愚重而身已老知己享而心莫酬行百里者信九十之始半失桑榆

者亦何時而可收雖使驟漂横落者盡爲孤臣之淚猶不足以定痛故不若息羣籟閉清夜庶予悲之少休

大易賦并序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来易學参訂其說竊拾餘意撰窺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徃復誦之

作大易賦

風雨冥冥爐香晝清初袚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羲經有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

藏兮雖絶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端拜以猶生秘
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
含精得鬼神以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
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
十九莖大矣哉緊其几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
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矣孰弔
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
吃䰢不能對有容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

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二卷豈其皆糟粕緻諸授業師探微抉隱邃者稱聖雄者折人角河内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跡則槖籥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傳而嗾剉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龍爲驪羊爲羔果蓏爲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

槃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兩首逆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而談諧射覆或流爲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寔擁腫之似而罔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髙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恒則可亨蹇則當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靡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既遠實兮斯爲困蒙矧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爲觸

藩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遲泥必成於遯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須作事而謀始飛鳥以凶兮盖山有雷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兮則小往而大来震兮則驚遠而懼邇益戒顛頤無忘滅趾井念羸瓶夬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機

畀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爲慎之至吾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竊

衆說拾其餘意肴蔌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備遺忘於衰齡教箕裘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爲京郎之細也

山齋賦

𩆜如居士榜所寓爲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于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因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縶非受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

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覿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奥而爽動而藏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于邃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于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俋俋則灌而搰搰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芰製之異乎簪裾不

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
以鹿豕不驚烏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歟吾者曰爲
儒要當釋屩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而隨人燒尾何爲
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
一斑也盍亦捨蜩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
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
性終在烟霞之痼不痊服勞而力已朽頹息而中愈頑
雖侯與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

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藪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禦
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静雷收天高地厚
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
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難過於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
䰈茀蓁翳崎嶇巀嶪蓋蠻洞丁之所雜蹂罪戾者居之
不妨戴隆恩于崧岱寄危根於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
晝扃隅坐一牕度秋林之策策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
冥掃膚神之滯困對孫纍之餘清盥瓶罌而小汲雜茶

蓀以同烹問迷塗于貝葉窺奥義于羲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爲無寔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于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于終焉之計

北山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遹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北山集卷十一

宋　鄭剛中　撰

離平江

橋外容舟連夜發飽吹十幅風蒲滑天明無處覓高城但見吳江波浪闊

讀光明經捨身品

摩訶薩埵真奇特虎口捐身資福德却有同時畏避人

後来亦自成彌勒

浦江道中

驚憂度歲月靡覺往序臨玉露破金蘜方知秋氣深

偶書

何時見池館一二佳友生酣飲入深夜竹間燈火明

潞公與梅聖俞論古人有純用平聲字爲詩如枯桑知天風是也而未有用側字者翌日聖俞爲詩云月出斷岸口照此别舸背獨且與婦飲頗勝俗

客對大爲潞公所賞追用其語作側字四絶平字

梅花一篇

側字同仄

久雨閉陋室薜荔絡敗壘乙子語大慧我聽勿入耳

具酒作社飲此事古倡始孰肯具果蔬被肘醉子羨

節物暗老我壯志特未已事業力自致貴賤命可委

案上具筆硯砌下秀菊杞我顧乏大屋尚賴有此爾

平字梅花

江梅非凡根先春花南枝玲瓏皆瑶英雕鎸誰為之天高孤芳寒風来幽香随朝暾晞霜華蘭膏塗真妃移之當踈簾吟腸清相宜吾將譏花神妖紅徒紛披何如今江梅芬芳無休時終愁芝蘭嗔侵渠名聲衰

得雨偶書

夏暑踰秋驕未盡萬物皇皇久焦窘大雨一霈天地凉星斗明煥草木潤

曉起

昨夜花間成酩酊今日天風吹始醒爐香深炷坐中庭
獨看竹梢移午影

夜坐

酒軟剛腸愁脉脉夜靜微風搖老栢七星挿卯雲縱横
月影昏昏半墻白

村居二首

山風拂拂墮松釵午日亭亭覆矮槐一唾閒名歸酒盞
萬鈞清思入詩懷

清心只有前溪水息念唯憑一炷香不覺青春倏過去
滿村桑葉吐新黄

浦江道中三絶

瘦骨巖巖禍患餘追隨人事愈馳驅何時洒掃松楸畔
小蓋茅菴只讀書
籃輿風緊揭疎簾雨著春衣潤欲粘滿眼陰雲壓平野
此時懷抱惡憎嫌
寒梅蓄積香成藟古柳安排緑入條景物年年覺新好

所憐幽獨自蕭騷

寺前書院

竹屋紙牕無限好觀書學字不妨淸誰知夜夢饒驚枕

莊舃依前自越聲

和季平哭小女時避地靈峰

荒山藤束木皮棺見此令人鼻骨酸自是杏殤風易翦

不須慙痛淚闌干退之赴潮陽喪小女於層峰驛有詩哭之曰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

淚闌干

題後鄭壁

滿眼烟塵雜鼓旗經冬首鼠負憂疑樹頭新綠今如此
孤負春光固可知

題靈峰見山閣

兵火相尋音問絶登高寓目空傷神金華山且望不見
況乃欲見山下人

避方臘五絶

皇家休運正無疆撼樹蚍蜉不自量未作天街一杯血

暫憑山谷恣跳梁
吠惑愚民倚怪神誅鋤當見不淹旬何嘗耳目親旗鼓
只是流離失業人
朝廷平日祇尊儒文武於今遂兩途聞說官軍又旗靡
誰收黃石老人書
獵獵霜風捲地寒狼星奮角夜漫漫書生無路堪馳騁
被酒燈前把劍看
將軍失策又顛擠感激令人動壯懷安得帳前圖百萬

悠悠旌斾夜銜枚

即事

梅子盉盉傍短墻淡烟微雨暗池塘年来自覺傷春甚
覽鏡欷歔淚數行

清明前十日大雪二首

五花泰色逼窻簷紙帳重將布被添天爲韶陽太妖冶
故令翦水作清嚴

南山春晏蕨生芽恠得清寒數倍加一雪洗將紅紫去

高低林樹試瑤花

度金沙嶺

兩行古木影交加山欲侵雲水見沙最好嶺前鷗鷺起竹林深處兩三家

渡胡源口二絶

暫出篷輿上小航眼明重喜見江鄉夢魂孤寄浪頭宿一夜隨潮入富陽

梨棗迎霜壓樹黃葢茅新屋漸成行人情喜見兵戈息

路上時聞酒甕香

吴江有三高祠謂鴟夷子皮步兵校尉甪里先生也先有一人題其祠曰是非名利等煎熬白盡英雄兩鬢毛自古五湖風月好至今分付屬三高因和之

外物由来如夢幻達人輕視等毫毛投身爲有區區者始覺諸公節行高

道旁贈梅花

一枝横出小橋東凢木旁邊逈不同未肯臨風吐香粉先將蓓蕾試輕紅

蕭山老儒余志寧求拙庵詩爲賦之

紙牕竹屋閉幽深古木簷頭對好陰大巧家風祇如此世人何苦用機心

題横溪坊客館二首

吹暖東風自不忙徐徐一例與芬芳輪皴倚岸老楊樹也向梢頭開嫩黄

朝曦却雨作春妍綠嫩黄輕物物鮮村落可憐祇依舊
稀疎茅屋起炊烟

春到村居好四絶

春到村居好茅簷日漸長杯深新酒滑焙熯早茶香
春到村居好園林興味長蠶貪桑眼出蜂趁蜜脾忙
春到村居好枯腸飽可圖笋尖將露角麥秀欲生鬚
春到村居好清明欲禁烟亂紅桃下雨輕白柳飛綿

呈周務本三絶

民因吏擾愈荒疲不得田園破一犁此邑端須知令尹

春来處處麥連畦

浦江方此幾人家生事高低各有涯安得巨靈開二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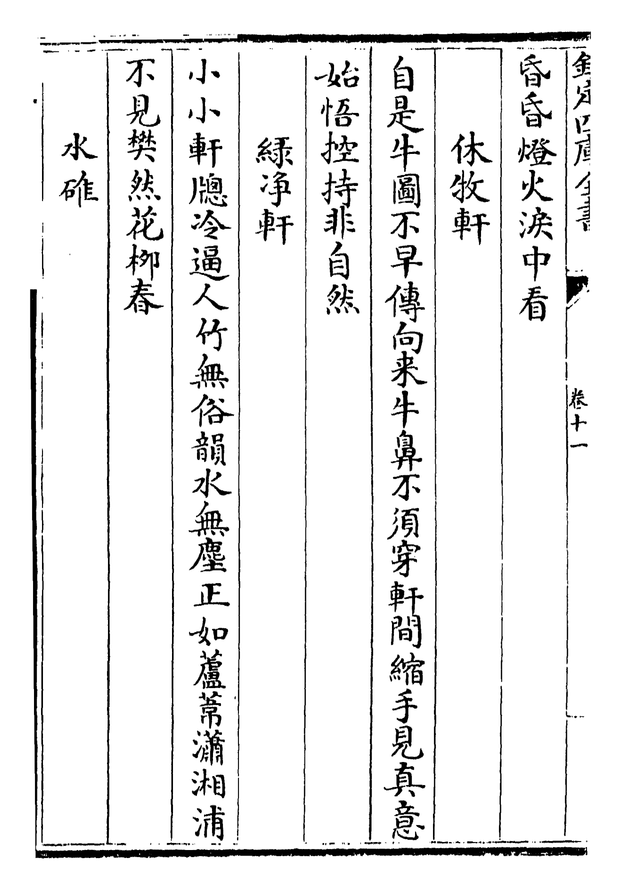
放教仁術過金華

撫字心勞清愈甚潔廉官小俸無多知公但欲邦人樂

雖瘦雖貧不奈何

偶書

身名蹭蹬原無礙杯酒流行強自寬夜半窮閻閉梅雨



昏昏燈火淚中看

休牧軒

自是牛圖不早傳向来牛鼻不須穿軒間縮手見真意始悟控持非自然

緑淨軒

小小軒牕冷逼人竹無俗韻水無塵正如蘆葦瀟湘浦不見樊然花柳春

水碓

遶岸車翻水碓鳴誰於舂事亦經營斯民惜費益如此力役從今莫漫征

客夜霜寒

曉寒欺客入踈牕夢破江南一夜霜可但山林小揺落樹頭無葉可飛黄

貴谿道中四絶

人見寒雲凍欲垂喧呼爭願玉花飛誰知萬里征途上李子囊中未有衣

竹邊小徑跨寒溪息念臨流萬慮非山鳥不知幽客意背人相顧却驚飛

村村土物各風烟物物性無私祗自然斂翼汀鷗隨水下藏頭野鴨傍沙眠

晚投村舍欵柴扉一望門前野色微西日墮雲斜照盡半山秋雨落餘飛

和張叔靖三絶

學圃自緣非肉食杜門誰謂避閒名大都野性如麋鹿

不解將身朝市行
後生修飾正爭妍老者何顏與拍肩竹逕柴門閑深寂
嵇康只願得高眠
屋後瓜疇接芋區門前寥落翳菴閭愚癡不顧妻兒笑
依舊燈前夜讀書

楊思恭惠酒作小詩戲之

炎炎酷暑日偏長饞吻常思累百觴封寄瓊醅雖甚美
一甕何以潤枯腸

讀蘭臺詩并序

蘭臺先生常宿潯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窓宿蓋其地乃唐之紫極宫也李太白年四十九時宿其宫常有詩曰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異哉先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遊戲斯文談笑化爲珠玉誠不是塵網中来其德行文學尚非太白所敢望蓋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太空閒陶錬許久通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爲詩云

天遣長庚下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潯陽太極宫

每歲正月度太陽嶺半山間有梅花嘗以此時開每見必折一枝丙午歲成一絶

孤根抱石半巖生玉骨知春自發榮我有此間来往債年年須挽一枝行

即事二絶

春風盡日恣顛狂吹散遊雲夜月光露帶清寒入花骨

暗尋簾幕度幽香
暮春景物稱山家屋角團團緑葉遮薄晚微雲踈過雨一番小麥颭輕花

偶成

亂尋花木傍山栽雖有柴門未必開過眼利名休挽我年来心地已如灰

聞百舌

圓吭百舌語千般豈是春来不耐閒爲見幽人無與語

故来相對作閒闗

送李平道中四絶

霜風落葉小寒天去客依依馬不鞭我最平生若離别何能相送不悽然

與君今夜宿郵亭遲曉東西各去程記取短橋攜手處明朝都似夢初驚

田夫擊鼓祀田神盤案相呼盡欲醺我願四郊無犬吠常令此輩樂耕耘

野蝶成團夾路飛秋郊此景最佳時寒梨霜柿渾無葉

綠橘黃橙半壓枝

次桐廬

回舟逆水甚徐徐尚距桐江百里餘只有夢魂無阻礙

夜来先已到吾廬

夜聞雪聲

怒號中夜忽收聲枯葉寒梢細細鳴曉起一杯簷外立

滿階無處認梅英

己酉立春前一日得雨時有百日之晴

陽春明日五更回破旱先令一雨来要得羣生蒙實惠故將膏澤潤枯荄

二月二十一日枕上聞鶯時霖雨之後

山前急雨促新耕廢我徜徉小圃行今日定知晴有意咤然林際一聲鶯

三月五日圃中

人愁春去少花枝我愛園林春晚時嘉木陰陰吐新葉

好風微度綠參差

己酉三月二十一日夜夢中作

曲闌干畔短籬邊用意春工翦不圓一夜西風借霜力

幽香噴出小金錢

王能甫作葡萄一枝於圓扇之上戲作小詩報之

妙筆窺天頃刻成渾如小架月初明扶疎老蔓敷新葉

下蔭纍纍紫水晶

和元章春風三絶

方欣解凍入花叢萩萩俄驚萬片紅草木豈能勝造化
吹開吹落任東風

平分四序遞收巧豈但留情白與紅莫訝曉来成謾誕
清徵欲換舜絃風

一掃園林寂寂空抱枝蝴蝶尚尋紅摧残老物無人惜
不比窮秋九月風

題西巖

終日徘徊得好涼一懷炎暑變氷霜會須月上出山去

更看芰荷生夜香

題雷石寺潤公環翠軒

牕外小山重疊好陰陰松竹翠排簷老人嘉我幽尋意深炷鑪香為捲簾

宿鶴巖二絶

巍然山骨自天成上與穹蒼斗極平安得衲衣燒栢子不聞山下是非聲

巖頭一望萬家低已覺塵寰不整齊此袛人間最高處

况遊物外照羣迷

夜寒覺有霜

不勝孤潔寒牕月分外清圓遠寺鐘後圃便當收橘柚無疑侵曉一霜濃

至夜獨酌二絶

一冊韓文酒一杯居然獨酌興悠哉夜寒徑醉即就枕卧待新陽明日来

久苦羣陰不可排一朝驅退亦宜哉萬年誰上君王壽

爲奏門前欲泰来

雪後觀月

風高天闊凈無塵萬瓦生光冷射人不見曉来迷晚雪但看霜月益精神

枕上聞雪聲

日落天風徹骨清蹀蹀玉片舞中庭夢回細響鳴松竹誤作春蠶食葉聲

梅花三絶并序

昔日多以梅花比婦人唯近世詩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試湯餅荀令炷爐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賢人正士者近得三絶焉梅常花於窮冬寥落之時偃傲於踈烟寒雨之間而姿色秀潤正如有道之士居貧賤而容貌不枯常有優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顔子其詩曰

温温玉質傲天真俯視凡花出後塵静對寒林守孤寂有顔氏子獨甘貧

至若樹老花踈根孤枝勁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則
又如耆老碩德之人坐視晚輩凋零而此獨攖危
難而不撓故又以之比顔真卿其詩曰
樹老根危雪滿巔令人頗憶魯公賢同時柔脆皆僵仆
正色清芬獨凜然
又一種不能寄林羣處而生於溪岸江臯之側日
暮天寒寂寥悽愴則又如一介放逐之臣雖流落
憔悴内懐感慨而終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

比屈平其詩曰

水邊寂寞一枝梅君謂高標好似誰潔白不甘蕪穢沒

屈原孤立佩蘭時

和潘仲嚴八絶

春陰

澹雲不雨翳朝曦簾幕沉沉燕子歸細起一爐香霧潤

猶扶醒困怯單衣

露溥雲輕物色佳平平緑水映人家鳩鳴村暗開桑葉

燕舞風斜落杏花

春晴

午夢悠颺一蝶輕隔𥦗鶯覺搗茶聲偶然樽酒得佳趣半夜花間燈火明

青烟漠漠晝無人垂柳遮涼不見塵飲水曲肱眠細草絶勝肉食坐車茵

春雪

天散琪花壓晚春豈將災沴禍吾民爲嗔實貨歸滄海

故種人間萬頃銀

氷柱垂簷雪滿山今年寒食不勝寒何門可曳長裾語

高卧從教刺墨漫

春雨

燕集深條簾未開柳添新耳雨生苔悲歌莫作子桑態

裹飯無人爲我来

春風

劉郎桃樹欲撓春一夜飄零最惱人不似窮秋作霜露

摧殘蒲栁有誰嗔

八月初一夜聞雨

過山秋雨響臨池深夜書齋枕獨敧正似篷船倚江浦夢回牢落聽潮時

戲題秋香

香染鵝黄衣綷縩輕披環珮玉交加異哉秋氣方凄冷風露何能作此花

獨坐

午枕幽禽破夢時明牕過日竹隂稀小爐翻轉香殘燼猶有清香一縷飛

石希孟寄示賦論甚佳有未盡善處輙爲塗改因成小詩寄之

寄我雄文麗且新氷寒於水豈無因故將丹粉畫西子要見濃塗淡墨人 南唐潘佑嘗從高遠學後過之然遠每見佑文必加塗竄朱銑曰無以鉛黄輙畫西子因以濃墨復塗遠之淡墨焉

偶書

未抱床頭酒甕乾莫来樓上倚闌干濃雲垂地捲不起細草連天都是寒

題石幾先生書院壁

萬柄高荷碧玉員芙蓉時見一枝鮮何年種此北山北便向中間安小船

荷花

美艷向人花灼灼青圓如鑑葉田田月明徙倚闌干處細得真香憶去年

呈范茂直時在豫章

摠竹脩脩度晚風濃香醇酒小寒中玉人尚作桃花色我輩蒼顔何惜紅

諸暨道中遇雪

亂花催臘舞江干村酒沽来豈問酸倦女雲間休翦水孤松嶺上不知寒

北山集卷十一